

■行与思

盛满鱼虾的池塘

□北 雁(白族)

“普者黑”是彝语,翻译成汉语意思是“盛满鱼虾的池塘”,而其引申的意义则是滇南大地上一片神奇的鱼米之乡。是的,当置身于那一派绮丽的明山秀水间,你不得不感慨先民的智慧,特别在命名万物时,那种遣词用字的精确性让你叹服。他们说的是“盛满”,而不是“长满”“装满”和“堆满”,一字之差,让你感觉这面高原湖泊好似一个洁净、透明的巨大容器,悬浮于天地之间。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世间难觅的化外之物,一朝飞落凡尘,如同一颗璀璨的宝石,从此永远地镶嵌在这一片青山绿水间。

我们荡着小舟,拨开晨岚、芦苇和田田荷叶去寻访这面大湖。在坐上船的那一刻,我顿时觉得心里充满了清静和悦朗。滇南的夏日炎炎,层层莲叶间,炽热的阳光如同小飞虫时不时侵扰你,簇拥着你,非得要从我身上叮下一层皮。但普者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清凉天地,远处青山为屏,近处则有荷叶为障,飘浮在山水与天地之间的雾霭云霞,丝丝缕缕,那应该是一层层罗幔,悬挂在屏与障之间,让天与地变得清幽异常。我想,我们要去的不是普者黑,而是仙乡琼宇,一个亦真亦幻的童话世界。

我拿出手机,对着远处和近处的山和水按下快门,我突然发觉那天空和水一样,都是透明的,倒映在水里的白云和青山,似乎还同时长在了水底。我拨动手指,将拍摄的照片按不同方向翻转,想不到一张照片居然还可以倒过来看,可以从上下左右不同方向来看。不论是倒映在水里的山,还是悬浮于水面上的村庄绿野;不论是漂浮在水里的云,还是荡漾在云里的水,居然都无比协调、融洽并且相得益彰。我知道那是一种对称的美、李生的美,朦朦胧胧、相映相生并富有诗意。

我是着实喜欢那山啊!那是有着滇南独特气韵的喀斯特地貌。一座座孤峰兀立,又密密挨挨,被形象地称之为“十万大山”。从城市边缘绵延至此,还一直排布到远方虚渺的天际下面。喀斯特地貌的一大特点是土层较薄而且贫瘠,树木很难长高,但普者黑的山却长满了绿树,鲜明的亚热带高季风气候带来充沛的阳光和丰富的降水,于是每一座山峰都葱郁清新、绿意磅礴。

我在船上可以从不同方向看到山的苍莽叠翠和巍峨险峻,同时还有出水芙蓉般的不染俗尘,以及静若处子般的秀丽端庄。从清晨太阳初升,直到正午时阳光普照,再到晚霞落尽,那群山始终像一群人站在那里,或坐或立,用深情的眼光注视着这面大湖。最终,太阳落了下去,天地彻底黑暗下来,我在沉沉的暮霭中依旧觉察到远方那一透亮光眸,没有一丝半点的倦色。我突然明白,那就是海枯石烂的誓言,是山与水两情相悦、至死不渝的陪伴与守候。

我是着实喜欢那水啊!那绝对是这世间最好的造物——不仅生养万物,还承载万物、成就万物。而事实



普者黑风景 李越利 摄

也正如此,喀斯特地貌的形成,离不开雨水和各种水流日复一日地清洗、侵蚀、剥离、雕琢与搬运,同时还有滋养和幻化。一座座山就从水面直抽出来,让人感觉像是从普者黑的湖心之中生长出来似的,如同新生的竹笋,又好似雄狮、大象、骆驼、长蛇、爬虫,有的起伏连绵,有的高大挺秀。近水的山包,我还能看得到一道道或是皴裂或是完好的岩石,千奇百怪,又在与村庄、河流、植被的交融演绎中幻化出各种各样的美景。让我惊叹的还是这水的洁净,低下头来,我能清楚地看到水底的游鱼水草,还能看到浮生在这水面上的接天莲叶,以及倒映在水中的青山和云彩。因为水的明净,让这天与地如同做过滤镜一般,不论船行何处,也不论你从任何一个角落远望,都感觉船和附近的万物不是沉浮于水,而是漂浮在蓝天白云之中。水是天地的灵魂,没有水,就没有滇南的地理奇观,更不会有这一面美丽的净湖。

此时此地,我还痴迷于那无穷无尽的莲叶。从到达普者黑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鼻翼间始终飘荡着一种幽香。我知道那就是莲花的香气。夏日猝然到来,气温骤然升高,虽还来不及催发那满天星斗般的荷花,但团团簇簇的莲叶已经长得无比繁茂,如同厚实的大幕盖住整个湖面,只留下一条狭窄的水道供船只往来航行。风吹过处,如伞如盖的荷叶犹如一波波浪浪起伏荡漾,忽而露出一只悠闲的水鸟,忽而又露出一两朵早已绽放的荷花,红粉紫白,水水灵灵,居然还有好多种颜色。同行者告诉我,普者黑的野生荷花有4万多亩,200多个品种。从每年五月直到十月,漫长的花期让普者黑始

终缤纷满湖、争奇斗艳。在普者黑,人们常可以拍得到那种令人称奇的并蒂莲、双色莲和重瓣大苞莲。这荷花缔造的生态世界何其丰茂,无数的水禽、鱼虾和浮游生物在这里汇集,甚至还有东方白鹳、黑翅鸢、黑鹰等珍稀鸟类栖息其中。我流连于荷花深处,那一阵接一阵的禽鸣鸟唱。忽而耳边扑通一声,又看到一道洁白的翼影飞上天空。

山重水复,山掩绿水,水映蓝天——普者黑就是这样一种山与水的重复,但丝毫不会让你感到单调和乏味。我们的小船来到两山相夹处,水道渐渐变窄,以为已是山穷水尽之地,哪想船儿慢慢绕过一座峰,眼前又是一片豁然。隐在青山背后的,有时会是一个村庄,田园阡陌,鸡犬相闻,绿树成荫;有时会是一个地势平坦的小坝子,一条公路横切其中,一辆纯白或是鲜红的汽车正从某个地方缓缓驶来。湖边的草地有时会出现几头牛,一匹马,三两个钓翁。湖中有一群游水的孩子,一座拱形石桥,旁有六七级供人汲水的台阶。田禾之间出现一个个人影。蓦地回头,才发觉他还像一只悠慢的白鹭呆立在那里。

普者黑,让我充满感慨的还是这个名字,总面积3400多公顷,涵养了312座山峰、83个溶洞,54个相互贯通的湖泊,包容万象,孕育万物。我绝不相信它仅仅是一个池塘——但这就是云南,每一块土地都充满了谦逊与涵养,就如同200公里以外的滇池,云贵高原第一大湖,茫茫500里之阔,却同样惯用了这样一个谦逊的名字。

■时光刻度

在肃南县城住了一晚后,我们从县城折回,沿公路向西北方向的高台前行。由于是丹霞地质,山体吸水有限,若逢降水,雨水绝大多数会流入山沟,因此,山坡上的草总是缺水,在秋季里是一片枯黄的样子,越向山顶越稀疏。此地以前有人居住,现在已经搬迁了,几间失去人烟的破房子在阳光下透露出空落落的寂静。我们在营盘子看到了一些退耕禁牧的梯田,生长着柔軟的青草,身后是绵绵的祁连山,甚是雄壮。抬眼望去,一座裕固族村庄就在不远处。

裕固族小伙萨尔和家人一起,赶着100多头牦牛,要去河道对岸为牛打防疫针。有一部分牦牛,要在打针过后卖掉。从酒泉来的老张也跟在牛群后,他告诉我们,因为常来这里收牛,他和萨尔几单生意做下来就成了好朋友。萨尔也觉得他对路,很乐意把牛卖给他。在酒泉,一斤牦牛肉能卖到30多元,老张的生意很不错。此刻,他的车就在铁栏下等待装车。

萨尔说,他们上学时学汉语,生活中说裕固语,一般人都会说蒙古语,名字有起藏语、蒙古语的,也有起裕固语的。会多种语言的裕固族,恰恰印证了他们在河西走廊民族融合的历史。“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最早的祖先来自哪里,但我们世代代在这儿生活了很多年,我们的故乡就在这里。”

事实也是,在裕固族的民歌里,同样歌唱着他们不知何处的故乡——

西至哈至,西至哈至,
西至哈至,梦中的西至哈至。
祖先曾在那里放牧牛羊,
祖先曾在那里休养生息。
碧绿的草原是幸福的向往,
五彩的经堂是生命的延续。
西至哈至,你在哪里?
你在祖先传唱的颂歌里,
你在祖先讲述的故事里……

裕固族认为自己的先民是很久以前从被称为“西至哈至”的地方迁徙到了今天的居住地,但这个“西至哈至”具体在哪里,却没有谁能说得清。

一些牛已被装在老张的车上拉走了,萨尔说那是他家的“减畜任务”。那个冬天,他打算去临泽或高台借牧。所谓借牧,实际上是冬季赶着牛羊去附近县乡租赁的玉米茬地放牧,至第二年3月回来。萨尔说,玉米秸秆能让牛羊吃饱,母畜奶水足,羊羔成活率相对要比在草场上好得多。这让我们想到了丰饶张掖的玉米,它的秸秆被牧民派上了用处,成了另外一个牧场,也不由得想象出萨尔赶着牛羊走过漫漫长路的样子。

“很苦。”萨尔说,“但是,没有了这草场,家就没了,我们的后代还能吃什么呢?”

我们眼前的这个裕固族汉子个子不太高,但给人的感觉是敦实有力的。过了营盘子,红达坂,山体的植被突然变好,公路两边各约1公里宽的草场都被封了起来,驻牧点均在离公路2.5公里的地方,不见牛羊,也许这里属于冬季牧场。在一道山腰上,有一道长达数里的土夯墙,像长城一样,是早些年人们围堵草场的痕迹。墙的两边均是很深的沟,靠近公路的沟边是铁丝网。

西台子高山细毛羊扩繁场,几十头牦牛站在草地上,无忧无虑的样子,没有羊群。这里是大河乡的地界,大河乡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中部,东西最长处约9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70公里,总面积3329平方公里,1949年之前,这里居住有裕固族八个家、五个家、亚拉格家、贺贺格家和藏族黑番家五个部落,如今这里仍有裕固族2000多人。

大河乡因驻地河流名称而命名,主要河流有隆槽河、摆浪河、西岔河、水关河、西河、马营河等。伴随着这些河流的是洁白的雪山,有榆木山、黑山顶、九墩沟梁、冰沟顶、红石嘴中梁等。其中,最高的山峰海拔超过5000米。

从西台子到大滩村1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几乎没有遇到一个人、一辆车,因为这个原因,大滩村给人一种非常“落后”的感觉,村里只有一家饭馆、一个商店,实际上是两户人家连带着开的,周围牧民来这里吃饭、购物都骑摩托。在道边有座建筑,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一看可能是早年的供销社。

供销社的房子尚可,但门前的水

肃南走笔——
牛羊穿过玉米地
□路 生

泥台阶已经裂成了碎片,被闲置了。一位小伙子告诉我们,从这里到下一个村庄,还需要走10多公里。道边还有几户人家正在新建住房,其中一户已经基本建成,白墙红顶,显然是从附近搬迁而来的。再向前走,便与祁连山保护区禁行的标牌相遇,在这一路上,我们总能遇到它。

过大滩村不久便是高台的地界,但肃南在河西走廊北边还有“另一半”,明花乡就在那里,还有一片叫东海子的湿地。薄薄的沙子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盐碱,那是夏季丰水季后留下的痕迹,秋季枯水期时水面缩小,便有了它。明花乡2015年初对东海子实施了生态修复工程,经过专家论证和四次试验,确定了修复方案,并于当年年底进行了引水补给。通过近两年的生态修复,水域面积逐渐扩大,周边生态系统快速成长,至2017年夏天已经呈现1000多亩的湖泊,成为草木繁茂、禽鸟聚集的生态湿地。

如今,东海子平均水深已经达到1.3米,而且每年的补给时长从起初的20天变成了如今的10天,预计再有两到三年,生态涵养功能将实现完全修复。一汪深蓝的水域伸向远方的沙漠,在水与沙相交的弧形地带是连片的芦苇荡和成排的红柳树。湖心岛上,一群群的水禽栖息在水中央。一阵风吹过,水鸟惊起,将列队的身姿和蓝天倒映在湖里。阵阵清新的水汽扑面而来,荡漾的水波向脚下涌动。

曾经,这汪水孕育了明海古城。明海古城就在东海子旁边,地处上井村北1.5公里的平沙湖滩上,地旷人稀,在阳光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千百年来,古城历尽沧桑,遭受风雨侵蚀,虽面目全非,但仍巍然屹立,不失其悲壮雄峙的外貌。每到四五月份,地下水位上升,明海古城东、南、北三面被湖水包围,古城会别具一番景色,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海城。城址呈平面方形,城垣黄土夯筑,城南正中辟门并筑有方形瓮城。城垣四角筑扇形角墩,南垣内筑有斜坡马道。现城垣部分坍塌。城内外地表发现灰陶片、砖块、铜箭头、五铢钱等物。1988年,北京大学的王北辰与西北师范大学的李并成对明海古城进行考察并发表论文,认为该城是汉代的乐涪县、唐代的福禄县故址,对研究河西走廊腹地历史地理、军事防御有重要意义。198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明海城故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忽然想到身后的祁连山和萨尔以及所有的裕固族人,还有一首这样的老歌:摊开你的手掌,摊开我的手掌,三条纹路都一样,手背上昆仑,手掌就是一张相思网……西部之山皆出昆仑,祁连山在洪荒的年代也曾被称为昆仑山,属于它的三条河流石羊河、黑河与疏勒河,不就是我们手掌里的三条纹路吗?

我们仿佛看到萨尔和一些人穿过戈壁草原,他们在临泽、高台甚至山丹,把家里的牛羊赶进了玉米茬地,完成了对故乡的爱恋。只要祁连山还在,家永远就在那儿。大河奔涌,再苦再累,都是幸福的眼泪。河流拖着长尾才叫美,山峦只有在冰雪里才坚挺。收割后的玉米地,呼唤着羊群,往后它们将年年添新。



■民艺撷英

侗族山歌：响彻黔山的千年恋曲

□吴世滔(侗族)

云雾弥漫在黔东南的群山之间,侗族村寨吊脚楼依山而建。千年来,侗族人的血脉里流淌着一种比溪流更清澈、比米酒更醇厚的声音——那是侗族山歌,侗家世代相传的文化密码。宋时月下,这旋律已具风骨;明时风中,它便如藤蔓般长满侗寨。七言四句,字字押韵,比兴如溪水映照花树,每一声悠扬里都藏着侗寨鼓楼的回响、火塘的暖意与侗语九曲回环的韵律。

歌声在北侗地区的群山里分为三缕清音,即侗族山歌高腔、侗族山歌平腔、侗族山歌低腔。山坡之上,高腔骤起,穿云裂石,那是自由恋爱的云雀挣脱尘世束缚,在无垠天地间舒展爱的羽翼;木楼火塘边,平腔温润流淌,如同刚出锅的糯米酒温润入喉,稳稳托起婚宴的祝祷与欢欣;而当黄昏浸透山林,低腔幽咽如诉,仿佛大地深处的叹息,哭嫁歌的悲伤便在其间沉浮。

天柱县位于黔东南,属于侗族北部方言区。向西30余里山路,便是云雾常驻的都岭与石洞。这里的婚恋古俗,宛如封存在时光琥珀中的活态史诗,自明清传唱至今,鲜活如初。情缘的序章,必始于山坡上的“玩山”,侗语谓之“外妍”,那是青春心弦在风中的初次震颤。

十七八岁的侗家儿女,心扉初启便踏入歌场。集市喧嚷,节庆欢腾,少男少女如溪流入海般汇合。若在人潮里惊鸿一瞥,男儿便可隔空引吭:“隔山望见花一蓬,有心采花路不通!”响亮的歌喉如同叩门的玉笛,姑娘若以歌相和,便是默许了这场初逢。两群青年相随而行,走向缓坡绿茵、溪畔清流或古树浓荫。草木芬芳处,情愫已悄然滋长。

玩山对歌,自有其悠远的仪轨。歌喉初启,双方必推举歌魁领唱。男声往往先破开寂静,一曲终了,是侗家特有的谦让。小伙子们敏捷采来青翠树叶,恭敬递予姑娘。姑娘持叶在手,却不急于落座。后生们便念起“白话”,那些比歌声更轻柔的恋爱吟诵,像山风拂过稻穗:“燕子含泥过洞庭,妹不开口哥难行。”待姑娘终于落座,隔着一丈距离,歌里便有了试探的心事:“问妹是藕还是姜,藕断丝连姜断肠?”

玩山之路,由一首首应心而生的侗族山歌铺就。初会的试探如薄冰,请坐的歌谦和如春风,盟誓的歌坚如磐石。情愫如藤蔓攀援生长,歌的内容也随之摇曳生姿。邀伴、难得、相思、约逃……曲曲因境而生,步步扣动心弦。

侗寨古训,英俊儿郎未必赢得慧美芳心,唯有那侗族山歌唱得穿云裂石、白话讲得婉转如莺的“情歌王子”,方能笑拥佳人归。一副金嗓子只是基石,出口成章、韵脚天成,方显歌者灵气。姑娘们的耳膜与心弦早被这歌声征服,俊朗容颜反成模糊背景。歌才横溢的小伙子是侗乡姑娘心底熠熠生辉的星辰,他们的情路如



侗寨

坦途。谄于歌、拙于言、腼腆拘谨者,则需父母亲友牵线搭桥,方觅知音。

几番歌会,情愫在眼波与韵律间沉淀。成双的恋人廓影渐明,便步入幽谷私会。待到情熟蒂落,男子引心上人归家小住。三日后,男方村寨必遣一位福泽深厚、口齿伶俐的妇人,背负鲜肉糖包,跋涉至女家“报喜”。糖与肉若安然收下,便是父母默许的印证,侗家父母多信赖女儿的认可。

“送篮子”之礼紧随其后。一支精干队伍,肩挑手提竹篮箩筐,鸡鸭鱼肉、糯米粳、银饰礼金满载其中。这份厚重的诚意送达女家,亲事便如磐石落定。从此,阳光下的恋人可携手行于寨中。

婚期多定于春节农闲。此前须行两道古礼:一是

“讨八字”,合算新人命理,卜定良辰;二是“修母舅”,男家携礼至新娘母舅家致歉感恩,此乃血脉亲缘的郑重确认。

婚礼华章,需足足三日方能奏完。首日谓之“接亲”,五六十个侗家汉子肩扛长杆,浩荡开赴女家。接近寨门,却吃闭门羹——伴娘们紧闭大门索要“歌路钱”,门外汉子唱起温厚的平腔迎亲歌,门内伴娘妙语接腔。若汉子歌才卓绝,大门豁然洞开;若一时歌竭,窘立门外,终须女家尊长说情圆场,才能打开大门,进屋入席。席间欢腾,伴娘骤然发难,锅灰胭脂抹得汉子们满脸花,欢笑声几掀翻屋顶。

宴毕,女家堂屋弥漫起哭嫁歌:“娘栽秧十八年,今朝移栽别人田。”歌声里藏着十月怀胎的艰辛。养育多年的女儿明日远行,离愁如山岚难散。亲族姐妹环拥新娘,低腔如丝如缕,感念父母深恩,泣诉手足难离。情深之处,满屋抽泣,泪湿衣襟,这悲声浸透嫁女之夜,亦成为婚典中独特的凝重音符。

次日乃“迎亲”正日,晨光熹微,汉子们捆扎嫁妆启程。伴娘彩衣翩跹,行经村寨,唢呐高亢报喜,乡民涌至道旁,点数嫁妆丰俭,品评伴娘姿容,祝福如潮。

嫁妆蜿蜒入寨,婚礼达至沸点,此乃“正席”。宾朋满座,酒酣传遍不息,平腔祝酒歌此起彼伏:“恭贺新人比翼飞,来年抱得玉麒麟……”歌声承载最朴素的祈福,在木楼间回荡。暮色四合,“闹洞房”登场。新娘与伴娘挑水煮茶,汉子强塞水桶,更象征娶妻的草人于新娘背上。新娘伴娘奋力推拒,一路嬉笑拉扯至寨边古井。归家后,汉子又递芭蕉茎充当柴薪,戏遣一番方正经生火。油茶沸香,新娘捧碗敬奉尊长亲朋。食完油茶,碗底暗藏红包,感恩新娘辛劳。新娘则回赠手绣布鞋,针线密缝情意。

长桌宴开,尊长围坐,酒歌互答,通宵达旦。另一边,青春热烈翻涌,迎亲后生与伴娘情歌对垒,歌声炽烈更胜白昼。

第三日“回门”,精挑善饮善歌的十余名壮士,护新娘伴娘归宁。娘家设“酿海宴”,席间歌酒齐飞。“酿海”豪饮别具深意:壮士以大碗痛饮,饮尽便可携碗归家。每人3个碗,十余壮士可给新郎家携回30多个碗。空碗盛满未散的情谊,成为这场盛典最温暖的纪念。

从坡上高腔的初试啼声,到闺中低腔的断肠之音,再到席间平腔的滔滔洪流,侗家儿女踏着歌的阶梯,步入彼此生命深处。侗族山歌是侗家的千年恋曲,它更是月老手中无形的红绳,以最侗家的方式,将两颗心在千山万壑间,溫柔系紧。

歌中有情丝百转,有白首之约,有悲欢交织的生命年轮。这是侗家人世代捧在心尖的珍宝,在万重青山间,生生不息地传唱,直至地老天荒。